



# 我独爱 生活应有的样子

周作人  
著

我只希望，祈祷，  
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，  
荒芜下去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 我独爱 生活应有的样子

周作人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我独爱生活应有的样子 / 周作人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94-1499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1896 号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我独爱生活应有的样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 者     | 周作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 划     | 吕中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编 辑 | 黄孝阳 王 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发 行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发 行     |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0-836385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880mm × 1230mm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9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16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94-1499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45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Content

## 生活之艺术

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动物那样的，自然地简易地生活，是其一法；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，微妙地美地生活，又是一法。生活之艺术，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。

|       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初恋    | 002 | 秋风      | 026 |
| 娱园    | 005 | 隅田川两岸一览 | 027 |
| 苍蝇    | 009 | 乌篷船     | 033 |
| 苦雨    | 013 | 虱子      | 037 |
| 生活之艺术 | 018 | 两株树     | 044 |
| 鸟声    | 022 | 儿时的回忆   | 050 |
| 儿歌    | 025 |         |     |

## 生活应有的样子

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，而其内面生活，却渐与动物相远，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。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，凡兽性的余留，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，都应该排斥改正。

|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人的文学     | 058 | 与友人论怀乡书   | 094 |
| 平民的文学    | 070 |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| 097 |
| 前门遇马队记   | 075 | 我学国文的经验   | 101 |
| 过去的生命    | 078 | 小孩        | 107 |
| 天足       | 080 | 伟大的捕风     | 108 |
| 一年的长进    | 082 |           |     |
| 破脚骨      | 085 |           |     |
|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| 089 |           |     |

## 生活的寂趣

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山中杂信   | 114 |
| 西山小品   | 130 |
| 故乡的野菜  | 137 |
| 北京的茶食  | 140 |
| 济南道中   | 142 |
| 济南道中之二 | 145 |
| 济南道中之三 | 149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喝茶   | 153 |
| 谈酒   | 157 |
| 吃菜   | 162 |
| 谈油炸鬼 | 167 |
| 关于禽言 | 173 |

## 人生的欣幸

仙人活了二百万岁也只抵得人间四十春秋，这样浪费时间无裨实际的生活，殊不值得费尽了心机去求得他；倘若二百万年后劫波到来，就此溘然，将被五十岁的凡夫所笑。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碰伤    | 178 |
| 教训之无用 | 181 |
| 狗抓地毯  | 183 |
| 死之默想  | 187 |
| 若子的病  | 191 |
| 唁辞    | 196 |
| 黑背心   | 200 |
| 蔼理斯的话 | 205 |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闭户读书论 | 209 |
| 体罚    | 213 |
| 醉余随笔  | 218 |
| 如梦录   | 221 |
| 慈姑的盆  | 224 |
| 入厕读书  | 225 |

## 皈依生活本身

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，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。  
有个艺术家精通茶道，有一回去旅行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，  
悠然点起茶来自喝。人问，行旅中何必如此？他反问，行旅中  
难道不是生活么？

| 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|
| 爱罗先珂君 | 232 | 常识   | 270 |
| 沉默    | 241 | 谈文   | 273 |
| 死法    | 244 | 再谈文  | 276 |
| 关于失恋  | 249 | 责任   | 279 |
| 上下身   | 255 | 畏天悯人 | 282 |
| 哑吧礼赞  | 258 | 情理   | 287 |
| 麻醉礼赞  | 262 |      |     |
| 北大的支路 | 266 |      |     |

# 生活之艺术

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。

动物那样的，

自然地简易地生活，

是其一法；

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，

微妙地美地生活，

又是一法。

生活之艺术，

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

取与舍二者而已。

## 初恋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罢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间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她本姓杨，住在清波门头，大约因为行三，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。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，便认她做干女儿，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，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，彼此都不交口，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，仍旧推进门来游嬉。她大抵先到楼上去，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，随后走下楼来，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，抱着名叫“三花”的一只大猫，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。

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。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，但是还有一层缘故，虽

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，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，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。在此刻回想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尖面庞，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，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，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，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。

我在那时候当然是“丑小鸭”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。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，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，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，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濛的喜乐。并不问她是否爱我，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，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，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，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，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。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，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，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，末了说道：

“阿三那小东西，也不是好东西，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。”

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，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，

“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。”

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。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

亲生病，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阮升告假回去，顺便到我家里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，说道，

“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。”

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，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，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，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

(十年九月)

## · 娱园

有三处地方，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，——因为恋爱的缘故。第一是《初恋》里说过了的杭州，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。

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，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，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。这个园据王眉叔的《娱园记》说，是“在水石庄，枕碧湖，带平林，广约顷许。曲构云寮，疏筑花幕。竹高出墙，树古当户。离离蔚蔚，号为胜区”。园筑于咸丰丁巳（一八五七年），我初到那里是在光绪甲午，已在四十年后，遍地都长了荒草，不能想见当时“秋夜联吟”的风趣了。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，记中称它“方池湛然，帘户静镜，花水孕馥，笋石飡蓝”的便是。《娱园诗存》卷三中有诸人题词，樊樊山的《望江南》云，

“冰穀净，山里钓人居。花覆书床偃瘦鹤，波摇琴幌散

文鱼：水竹夜窗虚。”

陶子缜的一首云，

“激潭莹，明瑟敞幽房。茶火瓶笙山蛎洞，柳丝泉筑水  
鳧床：古幘写秋光。”

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，  
但因此总可约略想见它的幽雅了。我们所见只是废墟，但也  
觉得非常有趣，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，而且在故乡  
少有这样游乐之地，也是一个原因。

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，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，  
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。秦氏的西邻是沈姓，大约因为  
风水的关系，大门是偏向的，近地都称作“歪摆台门”。据  
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，但是也已很是衰颓，我们曾经去拜  
访他的主人，乃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跛着一足，在厅  
房聚集了七八个学童，教他们读《千家诗》。娱园主人的儿  
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，却因吸烟终日高卧，我们到傍晚去找  
他，请他画家传的梅花，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。

忘记了是哪一年，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罢。那时舅父  
的独子娶亲，（神安他们的魂魄，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，）  
中表都聚在一处，凡男的十四人，女的七人。其中有一个

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，我称她为姊<sup>〔1〕</sup>，她也称我为兄：我本是一只“丑小鸭”，没有一个人注意的，所以我隐秘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，当然只是单面的，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，不容再有非分之想，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，此刻想起来，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（Troubadour）的余风了。当时我们住在留鹤盒里，她们住在楼上。白天里她们不在房里的时候，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“乘虚内犯”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；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，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，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，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，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。后来读木下杢太郎的《食后之歌》看到一首《绛绢里》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。

“到瓮上去取笔去，  
 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，  
 触着了女衫的袖子。  
 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，  
 ‘呀’的缩头下来：  
 南无，神佛也未必见罪罢，

---

〔1〕周作人二姨父邨拜卿的女儿邨水平，周作人称“平表姊”，曾过继给周作人母亲做女儿，后嫁给车耕南，夫妻感情不和，因流产出血过多，终成痼疾，却拒绝就医，郁郁而死。

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。”

在南京的时代，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，（后来又都剪去，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，）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。在外边漂流了十二年之后，回到故乡，我们有了儿女，她也早已出嫁，而且抱着痼疾，已经与死当面对立着了，以后相见了几回，我又复出门，她不久就平安过去。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，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。

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，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，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。但是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，为我心中的火焰（Fiammetta）的余光所映照。

（十二年三月）

## 苍蝇

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，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。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，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苍蝇，——苍蝇共有三种，饭苍蝇太小，麻苍蝇有蛆太脏，只有金苍蝇可用。金苍蝇即青蝇，小儿谜中所谓“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”者是也。我们把他捉来，摘一片月季花的叶，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，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，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，标题云“苍蝇玩物”，即是同一的用意。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，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，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，名曰“嬉棍”；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，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，很是好看。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，用快剪将头切下，他的身子便仍旧飞去。希腊路吉亚诺

思 (Loukianos) 的《苍蝇颂》中说, “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, 也能生活好些时光,” 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。

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, 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, 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。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, 后半云,

“大小一切的苍蝇们,  
美和生命的破坏者,  
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,  
我诅咒你的全灭,  
用了人力以外的,  
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。”

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, 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, 古人虽美其名曰“吸美”, 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。希腊有一篇传说说明这个缘起, 颇有趣味。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, 名叫默亚 (Muia), 很是美丽, 不过太喜欢说话。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 (Endymion), 当他睡着的时候, 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, 使他不能安息, 因此月神发怒, 把她变成苍蝇。以后她

还是记念着恩送米盎，不肯叫人家安睡，尤其是喜欢搅扰年青的人。

苍蝇的固执与大胆，引起好些人的赞叹。诃美洛思（Homeros）在史诗中尝比勇士于苍蝇，他说，虽然你赶他去，他总不肯离开你，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。又有诗人云，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，渴欲饮血，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，真可羞了。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，但勇敢地攻上来舐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。法勃耳（Fabre）的《昆虫记》里说有一种蝇，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，下卵于虫内，后来蝇卵先出，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。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，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，倘使希腊人知道，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（Odysseus）一流的狡狴英雄罢。

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似乎没有什么反感。《诗经》里说，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又云，“非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”据陆农师说，青蝇善乱色，苍蝇善乱声，所以是这样说法。传说里的苍蝇，即使不是特殊良善，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。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，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，但很能表出温暖热闹的境界。小林一茶更为奇特，他同圣芳济一样，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，苍蝇当然也是其一。检阅他的俳句选集，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